



第三代

祖巴文 著

第 三 代

祖 巴 文 著

万 方 泰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第 三 代

祖 巴 文 著

万 方 泰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号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字 數 : 87 千

开本 31''×43'' 1/32 印張 5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 數 00001—25000

定 价 (6) 0.44 元

Б. ЗУБАВИН
ТРЕТЬЕ ПОКОЛЕНИЕ

据 Б. ЗУБАВИН: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(СОВЕТСКИЙ
ПИСАТЕЛЬ, МОСКВА, 1954) 譯出。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描寫苏联一个鋼鐵工厂里的工人生活的一部中篇小說。“紅星”工厂的煉鋼工中間有好些生气勃勃的青年，但是这个工厂里还存在一些不健全的現象：領導人每月虛報生產數字，以致延誤了造船厂的生產；工人常有窩工和造成損失的事。煉鋼工赫瓦梭斯基工作不負責，學習不熱心，因疏忽大意常發生煉鋼事故，後來受了批評，被降為助手。巴威爾·庫茲明是一個意志堅強而具有信心的青年團員，有積極性，有創造性，在工作上肯努力鑽研，創立了延長平爐壽命并增加產量的作業法，受到了表揚，成為斯達哈諾夫先進工作者。作者在這本小說里，通過一些全心全意的先進工作者的形象和工作散漫、不求進步的人物，說明了必須發掘和利用潛力并加強對幹部的培養和教育，才能克服落后的現象，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美好的目標。

第 一 章

一个罕有的晴朗的早晨。四天以來把街道都用隆起的雪堆封住了的、一場連綿不斷、嚴寒刺骨的暴風雪剛過去之后，春天終於珊珊而來了。

三月里大大的太陽，懸在城市上空的一望無云的灰藍色的天空里。一条条湍急、渾濁、起泡沫的小河，沿着人行道旁奔流着。孩子們把用木片和火柴盒做的小船下了水。卡車喧囂地開過水窪，把污水壓擠出來濺到行人的身上。

叶果尔·魯卡維希尼可夫敞開了大衣，把帽子朝后腦勺一推。果然春天來了！

自卸卡車一輛接着一輛開向陡峭的、花崗石砌成的雅烏扎河^①的河岸上來了。它們慢騰騰地舉起前面的車身，把從街道上裝來的積雪傾到從來不凍的、上面漂浮着一塊塊重油的暗色的水里。

叶果尔的眼睛只顧瞅着自卸卡車，打了一個閃失，

① 雅烏扎河是莫斯科河的支流，大部分在莫斯科市區內。

一脚踩進很深的水窪里。冷冰冰的水很快就灌進他的一只沾滿濕漉漉的髒雪的皮鞋里。在他背后的人行道上，有人哈哈大笑起來。叶果尔回头一看，原來是一个个兒瘦長的小伙子，他穿着旧棉襖，棉襖上的鈕扣只有最下面的一枚是扣着的。

这个小伙子站在那兒拿別人取笑，确是沒有礼貌，叫人有些气惱。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叶果尔問。

“一脚踩得个水花四濺，”小伙子說，“实在是叫人好笑……”

叶果尔皺起眉头，猛地回轉身，迈开步朝工厂走去。那只皮鞋里的水咕噥咕噥直响。

这小伙子他是認識的：姓庫茲明，在平爐車間当助手。

面对着工厂的一个大門，有一幢磚砌的大樓，青年团委员会就設在二楼上的兩個房間里。其中一間大房里，擺有三張办公桌，窗戶之間靠牆的地方，擺着几个立櫃，一張磨損、揉皺了的旧沙發和好些把椅子。

在一个角落的打字机前面，团委会技術女秘書正在那兒滴滴嗒嗒地打字，打得虽然不算很快，可是跟啄木鳥一样勤勉。她是一个笑嘻嘻的姑娘，身材匀称，大嘴，眼睛稍微有点斜。

另一間房又長又窄，跟电車一个样，这是叶果尔办

公的房間。這間房只有一个窗戶，面朝車庫的院子，窗戶旁邊擺着他的辦公桌，另外還有一張四面圍滿了椅子的長枱子緊靠着它。這張枱子長得差不多直抵門檻，跟桌子湊成一個“丁”字形。因為沒有真呢子，枱上鋪着一塊葉果爾不知道來歷的綠色毛料子枱布。這塊枱布使葉果爾感到驚訝：它長得几乎要拖到地板上了。

葉果爾快二十六歲了。他是一個愛熱鬧的人，個性很堅強，他喜歡他四周的一切也熱熱鬧鬧，沸騰起來；一幹起正經事來，他甚至能夠一下子把山都給翻過來。隨便什麼事，他總是一開始就為大家着想，一開始就為大家操心，從來沒有工夫想到自己。照理是早該為自己想一想了。自己也該成家了……應該是應該，可是他不成。他幫助別人都安排妥了家，為他們高興，為他們發愁；可是到如今還沒工夫來替自个兒安排個家，他還是孤孤單單地過着單身生活，瞞着鄰居自己偷偷地去洗襯衫。

葉果爾是愛着平爐車間一個女青年團員娜佳·別茲魯科娃的，可是對方完全不知道這麼回事。他從來沒有對她吐露過，當然今後也不會向她提起，因為她愛着的是另一個，一個非常不幸的人。那個人現在正在醫院里躺着，手脚都一點不能動彈。該給他動一次複雜的手術了。

……房里滿處都是陽光。葉果爾走到窗前，打开通

風小窗，于是鉄錘打鉄聲、震耳的蒸汽噼噼聲和像噙了打噴嚏似的卡車吼叫聲，都隨着清新而濕潤的春天的空氣一股腦兒沖進房裏來。一只麻雀從屋頂上飛到窗框的鑲板上，像小皮球似的跳啊蹦的，彷彿牠從來就安靜不下來。立刻又有一只麻雀像一塊石頭似的落到牠跟前，羽毛蓬亂，樣子挺熱情，用牠急囁的雀語很快地吱吱喳喳起來，——看起來是在挑撥是非……

“啊，原來兩個是伙伴！”葉果爾笑了一笑。

這只愛吱吱喳喳叫喚的鬧事鬼，葉果爾是認識的。這只麻雀整整一個冬天都沒有尾巴——在貓掌下逃出了活命。現在它的尾巴長算長出來了，可是不知怎的沒有長整齊，一邊長，一邊短，因此看起來更顯得蓬亂了。

葉果爾看了一下表。快到團委會委員開會的時間了。

最近青年團委員會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封上寫的是：“莫斯科，‘紅星’工廠團委會書記啓。”寄信人的地址是：“××造船廠，青年團委員會波塔波夫。”

“這個波塔波夫究竟是誰呢？”葉果爾想，一面拆着信。他讀完信之後，皺起眉頭來。

青年團員造船工人抱怨“紅星”工廠到現在還沒有把他們造船廠訂的特种鋼材發去，說這樣一來，就要使新船不能如期下水。

“新船眼看就要下船架了，”這個素不相識的波塔波

夫寫道，“可是鋼材還是沒有來。沒有鋼材還能幹得出什麼活呢？我們請求你們到你們廠里去查明白，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，並請趕快把鋼材發來，希望千萬辦到……”

“原來是這樣，”叶果爾想，手指头像打鼓似的敲着桌子。“就是說，某某地方正在造一艘新船，這艘船不能如期下水，這就是我們的過錯。那麼，若再往下推斷，”他思索着，“要是哪兒有一批貨載，計劃要用這艘船來裝運，也就運不成了，那也該是我們的過錯了……”他嘆了一口氣，兩手把那封信翻來復去地弄了一會兒。“這位素不相識的波塔波夫居然寫來一封這樣的信，提出這樣的要求。唉，鬼家伙，如果要考慮的不僅是咱們自己的工廠，不僅是平爐車間青年工人的競賽或者怎樣慶祝節日，而還要考慮到黑海上船只要能夠如期下水，要能够使這位素不相識的波塔波夫平息下氣來，不再罵‘紅星’工廠了，……說來說去是咱們國家里的各種建設太複雜了。”叶果爾這時越想越生氣。“准是軋鋼車間里，要不就是供銷處里，有那么一位辦事又慢又粗枝大葉的家伙，就是他，就是这家伙影响了工廠的榮譽，影响了造船工人的工作……唉，鬼家伙！”

他於是給工廠黨委書記杰非雅托夫打電話。

工廠黨委會書記阿列克塞·彼得羅維奇·杰非雅托夫，是一個個兒不高、有點兒駝背、臉龐大而不好看的

人，他跟別人談話的時候，眼睛里時而含着善意的嘲笑，時而顯出生硬的情緒，可是總是注意地望着對方。現在他用手捂着耳機在低聲地跟葉果爾講話：辦公室里正在開宣傳員會，要不是葉果爾的話，他就會說對不起，請過一會兒再來電話。

別人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：你是不是過分沉迷於青年團的工作了呢？

杰非雅托夫深信他並沒有過分，而是恰如其分。

話說回來，他倒壓根兒沒有想到過老是要去管年輕人的喜歡熱鬧、好動的生活，老是教訓呀，指示呀，什麼該做呀，什麼不該做呀。他認為，青年團員不僅要能夠自個兒解決最複雜的問題，而且應該自個兒解決。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來說，他所要做的就是：只是去注意他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，提示他們，幫助他們，指導他們……

“你听着，老弟，”杰非雅托夫注意地听完葉果爾的話，和藹地說。“既然信是寫給青年團員的，那就該由你們自己來處理這件事了。只是要把這一切告訴拉黎昂諾夫，取得他的同意，”於是掛上了耳機。

廠長拉黎昂諾夫講話很簡短。他跟黨委書記不一樣，不論跟誰談話都是三言兩語。他是快滿五十歲的人，身體很胖，喜歡熱鬧，老是用他那一對烏黑的、像茨岡人一樣的眼睛急不可耐地瞅着人。

他原先是一个軋鋼工，党提拔他当了厂長，在新的崗位上他一舉一動都很謹慎，同时又很大胆，好像他生來就勝任做这件工作似的。

这位精明强幹的人做什么事都是大刀闊斧，而且不知怎的特別能够坚持，事情都幹得很好，很順利。他甚至要求自己的部下談話也要像他自己一样，只要对他說明白事情的最主要要点就行了。厂里大伙兒都管他叫“簡短一些，扼要一些”。大家对他这种談話的方式是不能一下子就習慣了的，新來的人一看出他的銳利的黑眼睛里現出急不可耐的神情的時候，就驚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“嗯，这件事我全知道了，”他的眼睛似乎在說話，“知道了，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少說几句吧！好多做点工作，朋友們！”事实上，他的确是从三言兩語里就了解了一切，并且馬上就宣称他在考慮关于某几点，作出的判断既快又明确，常常使人感到驚訝。

叶果尔早就精通厂長这套“簡短扼要”的作風了，因此跟他談話，就像口拟电报似的：

“收到造船工人一封信。軋鋼車間耽擱了鋼材沒有發出。会破坏造船工作。杰非雅托夫建議由我們來查明原因。”

“你就这样办吧，”随着这句回話，他們兩人便一同挂上耳机。

团委会开会了。参加會議的除叶果尔之外，还有平

爐車間团支部書記娜佳·別茲魯科娃——她又是工厂团委委員——軋鋼工謝列达和总會計处會計員納烏木·巴甫洛夫。

娜佳最先來到。她是一个身材高大、皮膚黝黑的姑娘，兩条粗粗的黑辮子像一頂沉甸甸的花冠似的盤在头上。叶果尔一看見她就感到怪难为情。他跟娜佳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这样的。她那对灰色的大眼睛，像往常一样又嚴峻地落在叶果尔身上。过去許多次那一位委屈地感觉到她一点也沒有注意他，于是他羞怯起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好，”她一面說，一面向他伸过手去。

青年团员們都有点兒怕她那有什么就說什么和爱嘲弄人的脾气，以及她那直言不諱的意見，她有时对人提意見甚至像是很尖銳似的，但是总是公正的。

叶果尔慌忙地把她伸过來的手緊緊握住，这时候謝列达來了，叶果尔窘的感觉也就消失了。身材瘦瘦的、臉色总像病后一样蒼白的華西里皺着眉头。样子昏然欲睡似的——他剛下了夜班^①沒有多久。

“沒有睡够嗎？”叶果尔看見華西里用手掩着嘴打呵欠，关心地問道。

“沒有什么，”謝列达忸怩不安了。

① 鋼鐵厂晝夜分三班：日班，晚班，夜班，每班八小时。

他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，不喜欢讓別人注意他。在厂里大家都認為他是最优秀的軋鋼工之一，这也常常使他忸怩不安。开大会的时候他从來沒有上台發过言，总是尽可能坐到最后的一排座位上，就在那兒对演講人的話答几句碴兒。

納烏木飛快地冲進了团委会，好像身后有人在追他似的。他在房里轉了一个圈，跟大家一一握手問好（虽然他只不过二十歲，可是有一个喜欢握手的習慣），接着就用手絹一个勁兒擦起他那副玳瑁边的大眼鏡來。他把眼睛架上鼻梁之后，向四周望了望在場的人，并順次地对叶果尔、華西里和娜佳爽朗地笑了笑，彷彿这时候才看清楚了他們似的。

叶果尔建議到工厂去，到現場去查明到底是誰耽擱了造船工人們的鋼材沒有發出去。

他們走到浴在陽光里的街道上，到处簷水直滴塔，小河縱橫。納烏木像一只公雞似的，側着身子搶步跑在前面，他一面走一面从下而上地打量着謝列达的臉，說道：

“真有意思，咱們厂子里現在是怎么鬧的啊？按法律來講，該讓紅旗再回到咱們這兒來呀……”

謝列达滿有兴趣地望着納烏木，好半天沒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兒，用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推了他一把，說：

“你別这样無事忙。我好像在厂报上讀到过：要提高

生產率百分之三十五——才能談得上這句話。”他悶悶不樂地轉動一下腦袋，苦笑着。“拿我們的小型軋鋼機來講吧，”謝列達啐了一口唾沫，甩了一甩手。“就停在百分之九十上不動，你看还有什么希望。可是你還說——按法律來講……”

進了工廠，他們便停下來，決定先到哪兒——先到軋鋼車間呢，還是出其不意地馬上就到供銷處去？他們爭辯了一會兒，決定先到軋鋼車間。

“唉，一個搞會計的人到這兒來會弄得莫名其妙的！”納烏木嘆了一口氣。

“虧你說得出口！”娜佳輕視地聳了聳肩。葉果爾讚揚地斜睨了她一眼。

他們在軋鋼車間里找到了車間团支部書記柯斯嘉·羅果仁，便把那封信給他看。柯斯嘉的臉圓圓的、紅紅的，一副孩子氣，他有一對溫順地支楞着的粉紅色的耳朵。他一看到葉果爾、娜佳、謝列達、納烏木這幾個人，高興得不得了，好像是料到了他們會上他那兒去似的。

他讀到信的時候，臉色就變了，團委會委員圍着他站着，樣子很嚴峻，好像是特別緊要的事件的調查員一樣。

“嗯，你还有什么可說的？”葉果爾問道。“聽到你們車間破壞人家的造船工作，心里感到高興嗎？”

柯斯嘉激動得哼了一聲，說道：

“你們用不着到這兒來查，我們總是像鐘表一樣準確。我記得那是第六百一十六項訂貨。它还是在我們班上完成了的。”接着他狡猾地眯起眼睛。“這也許是供銷處那邊出的錯，他們那兒經常有點那個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，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查明白看是誰的差錯，”叶果尔皺起眉頭說。“我們一定要查清楚，看造船工人們在窩工是因為誰的差錯。”

“敢情是團委會來私訪了！”柯斯嘉擔心地想。“這些人就像獵狗似的，一定會把全部底細都抖出來。尤其是娜季卡^①，她的害處不淺，”于是，他把一只肩膀聳了一聳，毫無顧慮地說：

“那就請你們查吧！”

“好，你听我說，”叶果尔毅然轉過身來向着娜佳·別茲魯科娃，雖然他很想跟她在一道，但是怕小伙子們猜出他的心事來，于是便抑制住自己，說：“你跟謝列達到倉庫去，快點把那邊查好。你也跟他們一道去，”他氣憤地對羅果仁點了一下頭。“我跟納烏木到辦公室去，咱們就在辦公室碰頭。”

“我最好……”納烏木吞吞吐吐地說，又擦起眼鏡來了，一面用他那近視眼斜睨着叶果尔。

“你最好什麼？”叶果尔突然感到納烏木在惹他生氣。

“我最好到倉庫去……”那人吞吞吐吐地說了出來。

^① 娜季卡是娜佳的暱稱。

“虧你說得出口！”娜佳笑了。“瞧，他見了同行还怯生哪。”

“得了，”叶果尔耐住性子說，“別裝傻了。走吧！”

那兒的會計員是一个中年的妇人，有双下頰，嘴唇上長有黑黑的汗毛，她听了叶果尔說明來意之后，便一声不响地从桌旁站起來，走到櫃子跟前拉出一大捆脹得鼓鼓的公文夾，用那么大的勁摔到窗台上，屋里揚起一片塵土來。

“去找吧！”

納烏木怯生生地打女會計員旁边繞过，朝窗台走过去，把帽子挟在脇肢窩下，开始急急忙忙翻起文件來。这时候叶果尔的气已經消了，便从他脇肢窩下把帽子抽出來，攔在公文夾的中間。

“謝謝，”納烏木說，他的眼睛还是看着文件。“我弄不明白：我为什么这样怯生生的？……”

別茲魯科娃、謝列达、罗果仁不多一会儿就到办公室來了。罗果仁現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样子。“啊哈，”叶果尔瞅了他一眼，想道，“看來准是抓住他什么小辮兒了。”

“叶果尔！”娜佳憤慨地說。“第六百一十六項訂貨的情形是这样……”她念起字条來：“‘第一批是兩噸，一月十二日入庫的。一月十五日發給造船部駐莫斯科收購鋼材办事处。第二批八百三十公斤，二月五日入庫，一直存放到現在。’这真正太豈有此理了，叶果尔！倉庫主任

說压根兒忘了這項鋼材了。你看，他搞忘了！”

“嗯，你找出什麼來了沒有？”叶果尔对納烏木說。

“喏，”納烏木用一根指頭把一份文件戳了一下。“‘第六百一十六項訂貨的兩噸鋼材于一月十二日軋完……’”

“等一等，”叶果尔叫他停一下。“這就是說，這兩噸鋼材是十二號軋完的，也是十二號入庫的，過三天才送出厂。原來是這樣……就算這兩噸。還有那八百三十公斤呢？”

“八百三十，八百三十……”納烏木嘴里叨念着，一面翻找文件。“在這兒。‘八百三十公斤于一月三十一日軋完。’”

“真有意思，”叶果尔說，沉思起來。“太有意思了！一月三十一號軋完的，可是直到二月五號才入庫……”他忽然盯住罗果仁，問道：“你不知道這裏面的緣故嗎？”

罗果仁狼狽不堪，揪起自己的耳朵來。

“你呀，柯斯嘉，会把耳朵給撕下來哟，”娜佳冷笑了一下，說。

罗果仁並沒有覺到她那諷刺的口吻。

“你和你的軋鋼機主任都是騙子！……”謝列達紅着臉說。

事情很明白了：為了完成訂貨的每月生產計劃，小型軋鋼機主任彙報上說鋼材于一月三十一日軋完，而實際上是二月份軋出來的。謝列達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因為